

第一章 最初的地方

秀賢是有一次回得了家的，回的了那個父親還在的家。是她快滿十六歲的年紀，當時她隨著丈夫的軍隊住在開封，已有著襁褓中的兒子。

那是她母親的一個失策，母親把秀賢懷裡的兒子往床上一甩，要她跟著回「家」，但她已視自己為人母，沒有她的骨肉，她是不會跟母親離開這個「暫居的住所」的。一個念頭的距離，秀賢就這樣再也沒有回到過那個她父親用水缸裝銀圓、那個和鄰居的姐姐一起在鄰居家裡學勾打毛線、那她母親都是被轎子抬起出入自家宅門的老城家裡。

秀賢有四個兄長，所以她出生時在洛陽城裡開了三四間店舖的父親喜出望外，他不缺小子，現在終於有了閨女，父親說要把她一輩子留在身邊。秀賢倍受呵護地長大，倍受兄長的疼愛，年紀太小的她認不清比家中人數還多的出入幫忙的長工。她聽著母親在家裡搓著花綠綠的紅中、白板麻將聲但沒全然理解這大人們的牌局，她看著父親抽著當時被稱為大煙的鴉片也不會這是身分財力的認知，秀賢忙著做她小孩子的事情。孩子的小眼睛看什麼都新奇、看什麼都能玩耍，冬天時候她從屋簷邊角敲下透明的冰棍到地上，伸手拿起就吃，惹得家裡的老人們

嚷嚷叫喝著不衷不衷；夏天時候她會拖著鬧著家裡洗一大家子衣物的工人老媽媽們爲了能夠跳進跳出洗衣盆玩水；春天時候會在綠芽攀上新枝的院子裡找父親對她說的如她們洛陽城般有名的花苞，驚奇地發現一個個早晨才蹦現的花苞隔幾夜就可以開成如她臉般大小的牡丹；秋天時候她會嘴裡跟兜裡塞著核桃棗子和街頭巷尾的孩子們一起圍著鄰居姐姐，也看鄰居姐姐勾毛帽、織毛衣、打毛線手套，也幫忙理毛線也玩鬧。家裡的工人老媽媽們也勾打毛線，但老媽媽們都嫌小蘿蔔頭孩子挨著擋手礙事，沒有一個趕著在冬天來臨前要打好毛衣的大人像這鄰居姐姐一般有耐心，也沒一個大人和小蘿蔔頭們看得到，多年後這本家姓的鄰居姐姐還勾起了秀賢的另一條線。

有著幾個商賈輻輳店面的父親是不覺得有必要讓小子們進學堂的，但秀賢的大哥是塊讀書的料。受著教育的大哥在家中跟父親堅持自己的妹妹不需要被裹小腳，說以後的年代是沒有女孩子需要被裹腳的。祖母已經跟父親提了很多次，要秀賢五歲多六歲大時趕緊把腳給裹了。祖母聽長孫在家裡跟著兒子說不需要裹腳，她只能一直嚷嚷說這世界變了，說一個女孩子家踩著兩只大腳板怎麼能看？說這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大哥在家給父親的影響還包括一直主張自己的妹妹以後也要念書寫字，說十三朝古都的洛陽城人自古就是高等教育的先河，說當年東漢漢光武帝，戎馬未歇，先興文教，說咱們家大業大的謝家怎麼可以妹妹不識字？因此秀賢在

一衷，河南方言，可以、很好、贊同或稱是的意思，是河南方言裡代表性的語詞之一。

七八歲的年紀也開始紙筆墨硯地上學堂。在秀賢之前，不論是母親還是祖母，在她們自個兒家中做閨女時候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一方面是女孩子不可輕易地拋頭露面，一方面是腳趾、腳板、骨頭關節從小就被長長的包腳布裹成三寸金蓮，走也走不好，要走出街坊之外不是這麼輕易的事。天才將暗黑時分秀賢的母親在自家宅院走動，就是身旁兩人服侍著，一人持燭臺，一人攙持著她，母親才能以小碎步子行走的。這年頭已經是過了可以把秀賢裹成大家閨秀腳型的年紀，還竟然每天一清早就往外頭跑？一個女孩子家去學堂！？祖母口中嚷嚷這世界變了，而且就變在眼皮子底下了。有一些他們稱做日軍的，占據、侵略還「欺侮」了華北，是遠在天邊兒的事，但一個女孩子家天天往學堂、往家外跑，這世界亂是亂在家門兒口了。

不懂祖母跟母親的堅持，也不懂大哥在祖母眼裡的新潮，秀賢沒在想傳統、現代這類的事，開始讀書寫字的這頭兩年，真是秀賢懂了事後在家裡又還是過童年日子的兩年，沒有華北越來越多城鎮飄著太陽旗的瞭解，也沒有多想大哥在家裡的話語對她一生的影響，秀賢知道的是自己在街坊巷口跑的飛快。更暢快的事是一般歲數的孩子們都愛跟著她，她是最機靈、腦子最活、反應最快也是唯一一個有上學堂的女孩，當然毛頭小子們都圍繞著她、跟著她，她是頭兒，她出主意。秀賢骨溜溜轉的眼睛跟她伶俐的嘴巴同步，幾條街內的孩子都知道，甚麼事情都可以問秀賢，他們愛叫嚷著：「如果還有秀賢不知道的，那可沒人會知道了。」有甚麼要領頭壯膽的、有甚麼要打抱不平的、還是有甚麼要仗義直言的，一堆小孩子們一定拱著她。甚至

聽到保長和一些街坊說長道短的閒聊之中說：「謝家的女主人出門都是被轎子抬著」、「難與她對個眼」，還是說：「更別提能攀談上」時，秀賢是哪管人家是老鄰居、還是保長，能劈頭就上前去要幾個大人們別說自己母親的閒話，搞得幾個大人們尷尬地下不了台階。

不確切哪一天，是穿秋衣還是睡涼蓆的天？秀賢雖不再跳得進洗衣水盆或也算是不再想讓全身濕淋淋的衣服巴在自個兒身體上，但她還是愛接近家裡幫忙洗衣的工人老媽媽們，她是能跟父親正經八百的朋友們談話應對也愛跟家中洗衣老媽媽說芝麻蒜皮小事的孩子。不確切哪一天，但秀賢知道那天她湊在正在洗衣服的老媽媽身旁，她看到盆裡的水倒映的天空被直直地切開來。那的一會兒，秀賢反應得了，知道是天上發生的事，但那是甚麼？天上過去的那東西還拖著一串長長的黑煙，接著耳裡便是轟隆隆的噪音，應該是這玩意兒發出來的也同時像是從腳下踩踏的地面回震上來的。原本有一搭沒一搭已經不太能回答得了秀賢提的各路問題的工人老媽媽這時是跟秀賢一樣吃驚瞪著眼，那個不知名的物體移動出她們頭頂的天空只用了不出兩秒的時間，但秀賢以為經過了她所有童年驚恐害怕時間的加總，水盆旁的她們面面相覷互相看著直到幾個哥哥們衝來後院將秀賢一把抱起往屋裡竄。看到哥哥們失去常態的緊張面色，她瞭解到了醬才在天上發生的不是甚麼好事。

保，是中國政府最基層的單位，源於北宋王安石變法，每五家為一個保，五個保成一個大保，住戶裡最富有的擔任保長、大保長。

大人們口中在東北的日本人已經變成在她們頭頂上飛的了，四五年來的學習生活也亂了套，被先生們領著，秀賢跟同學三天兩頭躲警報，還沒再走回學堂上又逮趕緊著再躲警報，過沒幾個月，先生們對這些孩子們說現在情勢緊張，要他們在家中好好待著，說復學的日子會再通知他們家裡。

沒進學堂的日子秀賢對甚麼都沒多大記憶，日子裡沒了遊戲，沒了帶頭解決問題。但她記得家裡工人老媽媽們領著她進儲物的小間，囑咐她千萬不可以出聲，把一落落棉被壓在她身上後把門門拴上。她記得以往都是在巷子頭乞活魚水席的父親那些日子都留在家裡吃飯了。她也記得煩惱攀上了父親的臉，那是她從小到大都沒有在父親臉上看到過的神情。她還記得父親說：「不能再把閨女留在家裡了。」

洛陽落陽，太陽進了洛陽城就會落下，家裡的人都這麼講，半是安慰自己的期待，半是讓日子能過下去的說法。也倒是巧合，木屐聲在城裡喀踏響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後秀賢聽著家裡的人說日本人投降了。被收起的、藏好的家門後頭掛著的大門牌又被掛了回去——那清清楚楚記載家中多少口人的木頭大門牌。

不打日本人但戰事還是沒停，國民政府軍跟八路軍戰戰停停，邊談判邊對抗。祖母嘴上說這世界亂了套給說成真的這些時日，出嫁的本家姓鄰居姐姐回到街坊裡來，本家姓的姐姐帶

著她丈夫跟丈夫一個年輕的同事回到洛陽老城裡，這個年輕的同事進來秀賢家見了秀賢父親一面後再一次進來就娶走了謝家捧在手掌心上養成的閨女。秀賢家裡的人搬了桌椅在巷口以往養活魚的的洛都飯店請水席，民國三十五年的八月天裡這門婚事就這麼吃了。謝家家裡的長輩們安慰父親道，「老城裡都可以被木屐聲踏響的年頭，閨女嫁這小子也好，他總是個臺長，又不是第一線的，戰事一平，他倆口兒應該也是安定的。」

秀賢不在意通訊傳令兵還是通訊臺臺長，不明瞭階級高低還是權力大小，她明瞭的只是家裡對她說嫁給城外農稼人家的孩子強過被糟蹋了。她在自個兒家內廳堂中有瞄到一眼這個英挺的年青人，那天鄰居家姐姐的丈夫跟他這同事兩人身穿不新不舊但利利索索的軍服，她不懂戀愛的事，但在自個兒心裡想著，比較高的這個年青人長得真是不錯。

婚後丈夫對秀賢說在部隊被調派之前，會在家中住著。夫家沈家農事多人丁旺，一大家子人住在老祖宗們住了世世代代的洛安村，依著洛河的洛安村子十三個朝代以來都是洛陽往長安的對應接渡。沈家一直是種田莊稼人家，無論大麥、小麥、包穀還是紅薯，是甚麼節氣有甚麼收成的大家子，在丈夫的父執輩起還開了一個讓過路人歇息的小客棧，雖是開起小飯館兒客棧但務農人家就是老實，沈家長輩說破棉被也不怕人蓋壞，所以想進來住店只需先點上一碗麵，麵錢就抵住店錢。丈夫沈哲文自小是下田幫忙，懂事後因為進入國民革命軍學校可以受教育、可以讀書寫字，而且國民政府也已北伐結束完成統一，括納了河南省的中原大戰的勝利又是更

加鞏固了蔣委員長所代表的中央給百姓們的印象，所以沈哲文在父兄長輩們都還是日上田的日子，毅然決然地做進國民革命軍學校的這個選擇。國民革命軍學校深受黃埔軍校培訓出來的軍官及將領影響，孫中山先生的開校訓詞「革命的基礎在深厚的學問」是校訓，進學校讀四書五經但讀最多的是孫的孫文學說。孫向第一期黃埔軍校的學生說的：「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被宣揚在之後各個國民革命軍學校，這深深地撼動影響沈哲文的心裡。孫中山稱他思想的發念是延續中國的道統，他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這從黃帝以降都是和洛陽息息相關的中原思想，讓哲文深感榮耀，有極大的歸屬。有國才有家，國家一點都不遠，就在他們的肩上，學校給他身體上的操練、肚腹的溫飽也給他志向上的信念。

民國三十五年年底三十六年年初，國民政府和八路軍軍隊已是華北多處開戰的當下，中原裡的尋常百姓還是過尋常。在夫家洛安村，古曆年節裡秀賢跟著婆婆走家裡的長輩親戚各家，走去了山下丈夫的外婆家磕頭也去了姨媽家跟姑媽家。在外婆家裡被外婆挽著手聽外婆說丈夫孩提時的故事，外婆說別人都稱抱外孫不如抱草墩兒，但她自個兒對孫還是外孫都可疼，外婆說她這外孫自小就善良，說哪一個孩子不上樹掏鳥窩窩？不都常見孩子們抓小鳥折翅膀？但她這外孫不皮蛋的，也一定是因為他善良，老天給他安排進了那學堂，進那學堂好過留在家裡遇

上荒年，那三十一年時間的饑荒啊……秀賢挨著老人家聽丈夫孩提時候的故事，一聽能聽幾柱香的時間。

被婆婆牽著走姨媽家時，秀賢在姨媽家裡幫著削紅薯南瓜皮，在灶火旁幫忙攪和包穀湯，秀賢還幫忙去掉長薑豆的頭尾和硬梗。跟婆婆上姑媽家磕頭時，她被攔在針線活兒裡也衷，幫著縫布鞋、繡花鞋讓姑媽一家大小有新鞋好過年。雖然在洛陽老城家裡沒需要在灶火旁做過事，但在夫家任何長輩的門裡，秀賢做起活兒來一點兒都不顯生疏。這個城裡大戶人家出生的媳婦清秀聰慧，舉一反三，手腳又勤快俐落，出入不管是那一戶長輩家都極適應，幫著做活兒。不論是塞棉花兒進棉襖還是褲膝補丁，秀賢都挽起袖子做的來勁，讓婆婆面子十足。婆婆牽秀賢過了這個年，她心裡已很是有底兒，她知道這兒媳婦會安安當當地理好自己小子的家。

過了年之後的春初，丈夫部隊調進了洛陽城，秀賢的父親三天兩頭便會差人送來烙好的油膜³、拌好的涼菜跟幾斤肉。東北再亂，女兒還是在腳迄跟頭⁴，只要油膜能送到女兒手裡他心裡就踏實。都在傳說日本人是投降了，日本人是撤退了，但現在是自家人在打自家人，女兒說

³ 油膜，河南用語，是油餅的意思。

⁴ 腳迄跟頭，河南用語，是在腳邊、附近的意思。

隨著女婿即將要調派至鄭州，那是好幾百哩遠外的地，他可是從心角上擔心到心底下了，但不想在兒子們妻子前露出餒，女兒是從自己手上交給了這個小伙子的，現在還能怎麼著？

秀賢隨著哲文來到鄭州，和其他發報臺的親眷租住在鄭州市內一處民宅的二樓，丈夫上班的白日，她跟著女眷們一起縫衣服補襪子，鄭州市區大但她們沒見過，她們知道的事是勾帽子勾圍巾，跟在丈夫們的軍大衣外套裡塞進棉絮縫上內裡。有些日子丈夫離城出差，幾個夜晚都不會回住院，年紀輕輕的秀賢隻身一人在房間裡會感覺緊張害怕，窗外暗黑無人的街上若突然有個聲響，睡下的秀賢也會被驚醒，床褥上睡意全消地豎著耳朵，聽辨這聲響是不是前些日子才讓全家裡外都緊張地把她藏起來的喀踏聲。這樣的當會兒，她會念起了老城家，念起了家裡的人，想念起了家裡裹著小腳的祖母、母親，其中尤其想念父親。秀賢在寂靜的房間裡流淚，雖然沒有人會被她吵起，但她不讓自己泣出聲。

跟著丈夫的部隊調派到開封的時候，這是又近過年，秀賢已身懷六甲，丈夫託人送了信回洛陽，告知老城裡跟老城外洛安村中的家人這好消息。第一個不是在老城裡也不是跟著丈夫一大家子人過的年，秀賢沒有想著要好的吃，也沒有想著要新的穿，她捧著肚子在爐火前準備熱菜熱湯，她只想著每天丈夫傍晚前回到家裡，只想著一起喝著熱湯暖和。秀賢會準備溫水盆跟熱毛巾讓剛進門的丈夫洗手擦臉，會在飯後準備溫熱水碗，讓丈夫彎完牙縫後漱口。是在這開封城裡，丈夫做隊上同袍柳緒文的主婚人，柳緒文娶了一個開封姑娘邱秀英。邱家有四個姑娘

沒有男丁，邱秀英家中排行老么。同袍柳緒文和丈夫一般耿直木訥，開封姑娘邱秀英同秀賢一般聰慧勤快。秀賢跟秀英自此在衆多發報通訊臺親眷之中秤不離砣，砣不離秤，如親姐妹一般互助幫忙，還在丈夫們出勤的時間、出差的日子裡彼此陪伴。有了會在後院自種自耕蔬菜的秀英，家裡常見的香椿還是紅薯還是南瓜，她倆兒也開始翻地自種。秀賢房內忙女工活兒、房外幫著秀英整雜草理菜蟲，身體不知怎地總覺得累。懷的是第一胎，沒經驗過的秀賢感受到了以前不曾感受過的疲勞，天天忙到了夜黑時候常常一闔眼就睡，再沒時間精力鼻酸落淚。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一個晚上，秀賢疼了整晚的肚子，在產婆的幫忙下就在睡房裡的鋪褥上，生下一個白胖胖的小子，丈夫將他起名作沈和中，盼望和平的中國。在這個月裡，秀賢裹著小腳的母親找來了開封，找來了她們的租處，母親看到秀賢穿著露絮薄襖正一手拖著一個娃兒一手汲井水洗尿布，這和她來之前心裡已有打底的情況差距太多，回到房裡母親連椅凳都沒有坐熱就對秀賢說再跟著她部隊裡的丈夫這樣過日子不是辦法。母親的言語沒有八路軍把東北都拿著了這樣的場面，也沒有妳們這樣是四處對抗還是四處逃竄的見解，只是母親踩著小腳都能找到開封來，顯足了老城家裡人對秀賢的擔心，但母親把秀賢懷裡的小子一把抱去往床上一扔，這一扔的動作，扔停了秀賢的心跳。在和中這被拋墜的半刻時間裡讓秀賢瞭解到了，母親眼裡這還未足月的小子，不是謝家的人，母親只要她啣兒人跟著回洛陽。母親眼裡她只出嫁沒

啣兒人，河南用語，是一個人、自己一人的意思。

兩年，沒料到秀賢已視自己爲人母，秀賢揪著心抱起自己的小子時，做的決定逆母但順天。母親在震驚、錯愕、悲傷的情緒下離開自己，秀賢沒有記憶有哪一次母親離開自個兒的視線能是這麼迅速的，她呆若木雞地愣在原地，沒望望是誰陪同母親出洛陽來開封，沒問問這一路上折不折騰，沒對母親說一句只關乎她們母女倆的話，這時愣著的秀賢壓根兒不知道，她站在最後一次見母親的當口。

離開天天夜黑前做飯都是掏一小把米撒在一整炕南瓜中間的開封，是秀賢襁褓中的胖小子才滿三足月的春末。改稱自己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路軍打破了和國民革命軍軍隊在中原戰場上的僵持局面，突襲了開封城，城內的國軍沒有之前對抗日軍侵略者的同仇敵愾，沒有那時誓死也要保衛自己家鄉土地的拿命在拼。但在城門緊關的短短幾日後，在秀賢跟著丈夫隊伍在天邊還沒泛白的夜黑地裡悄悄步行出城時，城外已是遍野的死傷。秀賢緊抱懷裡的小子跨過還有氣息在哀嚎呻吟的傷，緊抱懷裡的小子跨過沒有氣息的死。

城外的中國人打城內的中國人想進城，回擊城外中國人的是城內的中國人，死的傷的是城裡城外的中國人。秀賢沒有理解這是甚麼念頭，思考不來這是甚麼決定造成的局面，秀賢只想

。這裡指的是豫東會戰，為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六日之間發生的國共內戰。

著要把小子裹好在自己懷裡，要跟緊丈夫和一路人的腳程，她回頭看了一眼豎立著的開封城，她不敢分神看地上呻吟著的人。

一行人馬走到天邊泛白時候才看得出來旁人有的搬著木箱行囊、有的拎著布包牽著孩子、有的人如她民裝布衣、有的人是丈夫部隊裡的同袍還有軍需主任都走在她們旁邊。秀賢沒有問跟著部隊走是要走到哪，也沒有人說她們這一行要走多久，她只記得睡在野地裡。在野地裡要哄要抱還要防著蟲子，她用自己的大衣裹著和中，自己可以受咬受寒但小子不能被咬或被冷到了，這是母親找來開封時留給她的大衣。秀賢還把母親找來時候留下的兩只金戒子戳進蒸饅、中間一直揣在懷裡，路上一直沒甚麼吃，肚子裡沒東西就奶水都不油也都不夠多，但秀賢當然沒搞懂小子就是因為奶吸得不够飽，才白天黑夜裡都嚎啕大哭。軍需主任瞧見秀賢的大衣，還找她跟丈夫商量，之後夜裡最能保暖的大衣也就被主任拿去遮掩他一身的軍服，這讓荒郊野地裡的夜晚是更冷了，除此之外，野地裡的野蚊子吸咬護著小子的秀賢，這蟲咬疤痕之後逐年褪下顏色但一直沒從秀賢的腿上消失過。這樣一行人步履一個多禮拜，部隊帶出開封城的補給都已經耗盡，路經一戶農家，農家老婦看見秀賢一直在哄著大哭的兒子，她以有著深深歲月刻痕的雙手拿出一盤蒸紅薯對秀賢說道：「剛剛過去的一行人把家裡桌子上的全拿去了，這是灶上剩的最後一些，妳全拿去吃吧，吃了好餵孩子。」秀賢接過來後跟丈夫分著吃，她不吃光，只

「蒸饅，河南用語，蒸的餅，指的是饅頭。」

塞了幾口壓了壓肚子的饑，她把剩的紅薯和已經捏食得只剩還勉強遮掩得了那兩只金戒指大小的乾饅懷揣在一起。那是已近徐州城的沿路上，老天爺老天奶奶化身作爲這個農家老婦的現身。秀賢知道，給她壓饑解饑的是那不求任何回饋的凡人神仙，她想記下這間屋子，她想平安下來之後，她要回來還這個平凡農家老婦的恩。

跟著部隊一行沒有要落腳徐州的打算，大夥兒都知道要走，說政府在哪，他們就要到政府的所在地，丈夫說要往南京走。秀賢沒見過政府是什麼，但丈夫上哪她就上哪。一路秀賢跟秀英是患難子妹，是沒血緣的姐妹，秀賢跟秀英在還狀似無風無雨的徐州城裡上布莊買人剪裁剩下的布頭，縫做了好幾雙鞋好讓彼此跟夫婿們換下已磨破的，露了縫的布鞋。夫婿們說不知怎地，在家裡白花花銀圓券、金圓券在這幫不使勁，想當初還在家的日子，家鄉能買三十斤麵、能買一落蒸饅的一銀圓在這兒只能買個燒餅。秀賢和丈夫沒看見下一次軍餉的邊，不敢買肉包，天天是把隔夜的餅饅吃了，天天將新的燒餅揣在衣服兜裡，天天都做出城的打算。徐州火車站前窩著沒幾天，丈夫的部隊排到了開往南京的火車時已是這年的夏天日子。火車一靠站，多少扛著木箱皮箱的、牽著抱著小孩的都往裡面躡，感覺已沒辦法再站進任何人的車廂都還是可以再挪挪擠擠，空出縫隙再站人進來。大夥們就這樣你挨著我、我擠著你地站一路，一

。這幫，河南話，是這處、這地、這裡的意思。
。躡，是緊接著前面人腳後跟的意思。

路無法動彈方便的時候大夥就同娃兒們以尿布方便，在褲襠裡塞方巾布衣，方便在襠裡，所以從半路開始，車箱內是一群人的塵土汗味、頭油垢味、酸鼻屎尿味和從沒聞過的各式味道。搖晃的車廂裡秀賢沒有辦法闔眼，丈夫一部隊的人都在，她也沒有辦法方便在褲襠裡，還沒進南京前的靠站時，狀似也就是要下去找地方方便的一對母女沒來得及在火車駛離之前回來，她夫婿還在車上，她兩人就這樣被落下了。秀賢不能想像她們是能不能摸著路到南京，不能想像自己如果跟小子同丈夫分散了那是要怎麼辦，目睹了這般，秀賢更是無法闔上眼，精神是更緊繃。

搖晃進南京城，秀賢看見了一個比洛陽比開封更多樓房、更繁華但處處留著抗戰痕跡的城市，這城裡有被轟炸後的大坑洞，有被塗抹偽裝的樓。丈夫的部隊是否是被政府安排進南京來的秀賢沒有花心思，把秀賢的大衣穿去的軍需主任到了南京領了軍餉後沒還大衣但給了秀賢一大筆錢答謝，秀賢沒往自己穿的用的上面去想，秀賢第一件事是買一床被褥，這樣夜裡能跟丈夫和小子有個暖被窩。路上折騰的累的餓的都不是個事兒，但餐風露宿野地裡已經讓小子受涼好幾個夜晚，不管時序已是夏天，秀賢打定主意若是要再走出南京城，她一定攜著這一床被褥。

在南京的幾日後聽聞丈夫同袍那一對被火車落下的妻小也摸進了城，一家能重聚首，秀賢和秀英是歡喜地牽起了彼此的手，著實為人高興。但也又沒幾天後聽丈夫和秀英夫婿的言談，

聽出了他們發報臺近日是一直在收聞開封戰事大大挫敗的信息。秀賢和秀英明白，說不準這裡是不是長久落腳之處，她們不買肉包，也不需要燒包，她們買這南方的燒餅，燒餅好攥著走，燒餅能填飽肚子，燒餅才實在。她們忙火。縫布兜進自己的上衣和外衣，她們縫暗袋進夫婿的外套和大衣，都是預備著塞東西。對秀賢而言，丈夫們天天在外，丈夫辛苦做好外面的事業，她速做好裡子裡的準備。傳來政府放棄徐州的消息時部隊已安排好了搭火車往上海的日程，火車站前有堆放大戶人家木桌、木椅、家俱跟衣櫃家當等著上火車運往南方的，也有沒買車票所興爬上火車車頂就這麼坐上的。秀賢不記一路上其他停下靠站的城市，但秀賢是從小有聽聞上海這個地方的，家裡大人們說南方富庶繁華，還在家裡的孩子時候如果能用到好的布緞、好的毛線、有被贈予新潮的東西啊還是洋貨都是來自上海。父親說過上海幾代以來都對內、對外做買賣，那幫地是商販雲集，父親還說過「上海商人能言善道，北方商人直來直往。」秀賢也有聽祖母說「都寧可往富庶的南方遷移一哩也不願往荒蠻的北方遷移一磚」，她心裡有南北方是大大不同的底兒。

火車才離開了昆山站，還在咣咣咣咣地往上海駛去的大半夜裡，不知哪兒的突然發出一陣巨響，猛然的聲音驚醒全車廂的人。在巨響之後，黑夜之中有要全火車的人滾下去的叫囂聲，還有棍棒敲打聲以及甚麼都不許拿甚麼都不許帶的嚷嚷聲，整車子裡衆人惶惶恍神不明究理。

忙火，是忙碌的意思。

秀賢摟著小子同丈夫和其他節車廂的所有人半走半跌地跨下車，見到車下已一遍站著、坐著的人們，還有車外邊嚷嚷非常不堪字眼同時一直持棍棒敲打火車的一夥土八路^二。土八路拽啊扯地不讓任何人能留下自己的行囊家當，想反抗的還會被木棍子亂打伺候。土八路一幫人還恫嚇若有人敢反抗敢不把身上的值錢東西掏出來的話，他們會掏出槍口以對。秀賢懷裡摟著小子，小子緊挨著的兜裡是塞著銀圓和卡著金戒子的乾燒餅，秀賢沒有要掏出來雙手奉上的意思。兩個小嘍囉手上擺耍著木頭棍棒，持了個大麻布袋搖晃過來秀賢和哲文跟哲文同袍這幫的時候，丈夫與大夥都把他們自個兒兜裡的錢掏了出來放入麻布袋子，但秀賢沒動靜。一個小嘍囉朝個頭矮小的秀賢打量一番，他大力地拉開她懷裡的布巾，一粗魯地拉扯，一陣喧鬧被趕下車後好不容易被秀賢搖著安撫住又睡去的小子拉開了嗓門嚎啕大哭，伸手扯她們的小嘍囉是著實愣住了，不過可能也因為如此，他悻悻然地別過頭，轉身找向其他人去了。

所有人站在這荒草野地上的軌道邊，看著掠奪完財物的土八路上了車，看著火車駛離。野地上的大夥有些反抗受了棍棒傷，有些失去除了自身穿著的衣物之外的所有東西。夜還黑著，只有些嬰娃兒還哭著，一整群人是牽緊著身旁的家人站在錯愕裡。秀賢同丈夫和丈夫部隊的所有一人沿著軌道走，和多少火車上下來的其他百姓們一起走，整群人睡意全沒地沿著映著月光的軌道走。走到天邊泛白的時候，一行人的精神才鬆懈下來，他們就在鐵路邊野地草梗子上睡下

^二 土八路，指土八路軍隊，泛指可能受八路軍領導，幾乎沒有重武器部隊的非正規部隊。

歇息。幾個時辰後日頭正烈的時候，一行人又返回鐵軌邊繼續走。南方這燙人頭皮和燒人皮膚的日頭¹²是秀賢在家鄉沒受過的，不同丈夫一幫男人可以坦著胸脯、露著胳膊，外套大衣還可以往腰上一繫，秀賢懷裡裹著將半足歲的小子，腰間還纏著一個塞錢的兜，裡頭夾有藏著金戒子的餅，秀賢整身汗水淋漓、汗如雨下。秀賢不怎麼怕冷，但天生就是怕熱，還有可能是她膚子白的關係，也就怕曬，跟著丈夫跟著一路人進上海的時候，秀賢懷裡的燒餅已成了湯泡的饅頭一般。雖說進了上海部隊一行吃的、用的、和軍餉又會有著落，即使如此，掏出來在其中的金子，秀賢把汗濕了的燒餅全部往嘴裡塞，是一點兒燒餅渣子也不捨得落下地。

上海停的久，原本以為就會落下腳，興許再些時日還能回得了家？其他的部隊上還有人說，共產黨能收攬的都是北方農務的窮苦人家，打不下這富庶的長江以南。在這年的夏秋時節，不論是外地或本地的上海人，沒有人想像得到江南也會敗北。

停留在上海的一日三餐，餐餐是米飯，但北方人慣吃麵食，所幸軍中北方城市的人多，一定會再加道冷麵。上海人說上海話，上海的姿態在上海人的穿衣講究裡面，一條褲子晚上也要壓在枕頭下睡，讓隔天起床穿上的褲子會顯得前後兩側都有稜線。在上海的日子，心裡沒有電力供給概念的秀賢見識了霓虹燈，家鄉沒有這玩意兒，也看著了電風吹，秀賢感受家裡的婦女

¹² 日頭，河南方言，是太陽的意思。

真的樸素，新潮的上海婦女是掏錢在外頭給人洗髮！秀賢還聽過上海老人家之間自嘲的說法「不怕家裡失火，就怕出門時掉進水溝裡，髒了一身衣服。」還有她們一夥北方人嘲弄上海人在說的話：「沒吃上午飯還是會在嘴上抹一抹油出門，讓人以為他們已經吃過了。」

因為上海住的久，秀賢聽出了上海話的眉角也說得幾句上海話，秀賢反應快也理解得快，很得在地人的接受也很能打成一片。秀賢觀察上海人穿的旗袍——內裡外罩不馬虎不將就，從排扣、滾邊、到款式都較家鄉新樣，兩旁的叉開得比較高，比家鄉式樣時髦的多。在胸、肩、腰、臀部都比較服貼，體現上海的女人在家中比較不需做事，上海的家庭，是丈夫在家中忙火。待在上海的日子，秀賢繡旗袍的邊、繡旗袍扣、繡繡花鞋，她能跟當地好家好戶的婦女們應對，雖不全然明瞭她們的要求，但秀賢手工的底子再加上秀賢注意細節的個性，開始讓好些周遭街坊的上海婦女都指定要秀賢刺繡她們的衣跟刺她們的鞋，秀賢也開始同她們說上口，說這活兒是「刺繡」，因為老城家裡稱這活兒是「扎花」。要入秋的日子，秀賢被當地一戶人家央求替他們的孩子們各做一雙刺繡的布鞋，給一塊臘肉是酬謝。肉是何其的稀有，稀有的像過年似的。秀賢欣喜地掛臘肉在房裡，因為這樣，之後的兩三個星期裡面都能天天切下一小塊臘肉和丈夫加菜。除此之外，一有機會秀賢就為人織毛衣、打毛帽、塞棉花、跟變造花樣地縫棉襖，還開始學套棉被。上海能找著的布料好，樣式也多，秀賢又是想著花案做變化，所以不管是小床單人的棉被，還是大床雙人的，秀賢只要一做好就都讓人掏錢買去了。這在上海一待是

待到了三十七年年底，秀賢和丈夫能天天吃得飽，小子很少再嚎啕大哭，手上還攢足了路費。秀賢留著路費、存著路費、等待著能回家的那一天。

怎知，江山再廣再大，隔個幾日，都可以天塌地變，過個年都不像個過年了。丈夫輕描淡寫說南京的政府戰略轉移到廣州，那是更南邊。秀賢心裡就明瞭那她們就會啟程往廣州去的。時序已接近過年，但這一幫人沒有人有花錢過個好年的心思。部隊很快就被指示要戰略轉移，先移至泉州，這比上海更南方。蜻蜓點水般在泉州沒待上幾日，部隊就又移至潮州。秀賢不懂戰略，但知道同路的林媽媽託付光棍老鄉張海發，託他照顧她那已經能自己走的老大兒子，另外兩個小的孩子林媽媽是背上背著一個、懷裡抱著一個，但當部隊集合落點在潮州時，張海發遍尋不著老林一家人，他還左等右等四處打聽，等部隊又再次啟程往廣州時，他也只能就貼身帶著這林家約五六歲的大兒子啟程。秀賢不知道為甚麼政府能轉移，也不清楚廣州在那裡，但見多少部隊都是說要進廣州。離開上海的那時候多少百姓也都排在黃埔江碼頭邊搶搭要往更南方的船，還眼見推擠著沒進著船板就落入海裡的。秀賢沒法再看到落入海裡的百姓有沒有人去搭救，也沒法想像在冬天這種時候落入水裡的滋味。都已經走離家鄉這麼遠、都已經走出家鄉這麼久了，大夥兒看似還在往更遠的地方要去轉移。

到了潮州，冬天是都不冬天的，小子的尿布還因為潮濕晾不乾。潮州人講潮州話，和北方家鄉、和上海話差異很大。潮州臨海，海鮮入菜是家常便飯，全然不同在家鄉，蝦蟹魚肉在家

鄉是珍稀菜餚。潮州吃的清淡，比上海還更多米食，另外還有糯米食、粿條、粿食。秀賢就是在潮州才初次嘗試紅糖甜粿，一嘗試她就喜愛上這廣東樣式的甜糕。富庶的南方，用糖進米麵，進街邊的糕餅，全全不同於在北方家鄉，北方家鄉平日的三餐麵食是要填飽肚子的，家裡是有節日時才吃得摻糖的麵。

跟著丈夫的部隊由潮州再次被戰略轉移進廣州時，小子還在秀賢懷裡喝奶，但已經是個一歲多沉甸甸的娃兒。秀賢個小肩窄，很不能如其他妻眷般把孩子以方巾背在背上，秀賢是雙手抱著小子抱一路的。部隊進廣州後秀賢知道丈夫心裡是踏實了點，她不知道蔣委員長在軍校的訓詞，也沒有聽聞過在廬山的最後關頭演說，她不知道蔣委員長成了革命軍總司令，她也不知道在這三十八年年初，當選第一任總統的他下野讓副總統繼任總統，秀賢只知道越來越多的部隊從各地來到廣州，還有聽說從老遠的青島都來到這塊地的，只因為這裡是政府所在地。

當陸續聽聞再進來廣州的家眷是因為她們丈夫的部隊棄守南京時，秀賢知道丈夫和部隊和其他的好多部隊被安排會再搭船，丈夫跟緒文沒多說搭船是要上哪兒，秀賢沒多想。出了南京之後她們有火車就搭有船渡河就乘，離開上海就是在黃浦江上乘船的，她沒有想過這次一搭船是搭去一個島，一個不再跟南方外地、北方家鄉相連的一個島。

這船非常的大，在這船上沒水喝，有人汲船上機器流下來的水在喝，那不知道是什麼機器出的什麼水，秀賢吐她自個兒的唾沫給懷裡的小子。船上也沒有東西吃，睡著的時候還好，但小子醒著的時候秀賢咬著咬著布兜兒裡的乾饅燒餅成食糜餵小子，或在小子哭著的時候把他的小嘴挨向自己的乳房，有或沒有奶水、喝不喝得飽是另外一回事兒，總就是讓他有個東西含著。跟著部隊大夥要下船的時候，懷著丈夫同袍李康莊第三個孩子的李太太腳一跨下船，小孩就已經掉到胯下褲兜裡。秀賢、秀英和幾個眷屬太太們趕緊扶著李太太，兜著她的褲子進一處最近的人家，李太太一脫下褲子秀賢就見到一個娃兒揮動四肢在嚎啕大哭。一幫人驚的是呆過去了，秀賢轉身就嚷嚷請人幫忙。是她們闖進的這戶人家幫忙拿來一把鐵剪，這剪子過火上燙一邊後臍帶就剪了。李家一踏上基隆，就添了一個小子，這小子因此被取名李隆生。